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

藝文類稿目錄

卷之一

雜文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十

誌文墓表

一

祭文贊銘傳

卷之十二

時務

卷之十三

詩

壽顧兩山　季秋崖七十

姪廷瑞久得攝生法爲乎老境之資甚而咏之

閱呂氏荆花有感　寇退歸田園

生居

寇退無居權搆小樓鵲巢其楔

胡渡南見示擊缶篇口號開訊

長生　示遜兒四首

造兒患疹毒詩以解之

擬湖池觀荷　清溪即事五首

郊行紀事三首　遊石箄山

水南有詩來用韻奉荅

卷之十四

詩詞

若待于歸者因而賦此

清明日遊黃山和韻

送李澂川大行奉使還京

喜雨柬沂東大尹　魁筆堂四絕和水南韻

眺望　忘飢亭爲龍谿王君賦

友泉吟贈饒山人

同張靜思長科黃斗南道長安膠峯僉憲夜泛

芙蓉湖

九月七日遊慧山是日　雨

徐君陽濵六十詩以壽之

登樓　答[illegible]丁南遼陽見寄

附録

薛次公傳

艮齋薛先生選文類稿目録終

艮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一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雜文

象原上

或問說卦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何也曰數者象之原也數始于一而寓于方圓凡物之圓者其徑一其圍必三三者三其一也方者其徑一其圍必四四者兩其二也參兩之合則為五而天地之生數備矣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而天地之生數成矣生成之數備而百千萬億

之數不可勝窮矣此數之所以起於參兩也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天地爲準焉曰河圖未出之前亦有易乎曰天一地二之數即畫前之易也天之數一三五七九即陽儀也地之數二四六八十即陰儀也合一二三四六七八九而居于四正即四象也析一二三四六七八九而居于八方即八卦也合五與十居中虛而不用即太極也此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而於兩儀四象八卦中虛之理固已超然默會於其心矣偶因獸文而得龍馬之圖遂從而則之龍馬之數神道也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雖無圖獨不爲之畫乎曰大傳既發天一地二之數復繼之以大衍之數何也曰此 明畫卦之法也

蓋聖人作易將以開物成務也八卦既畫象斯顯矣而無所干寄於是設爲蓍揲之法董以卜筮之官以盡神明之謀使人人可以與能此大衍之數所由作也曰易者無文者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文王周公孔子何以復繫之辭也曰此明觀象之法也象者理之寓也卜筮之官守其法而不能悟其理則聖人開物成務之意隱矣於是文王周公觀象而繫之辭將使學者觀彖象而以是法求之則彖象之理以明觀爻象而以是法求之則爻象之理以明彖爻之辭無非此意至孔子又即其所繫者而發明之以附于彖繫象繫之下以明聖人之所以觀象者其法如此

則辭非虛文而象亦非虛器矣此又孔子示人之微意也曰孔子於彖爻之辭而爲之傳足矣又爲十翼之辭何也曰所以廣觀象之法也夫易道廣矣大矣不可以一端盡也故聖人廣爲之說以示人是故有觀於一卦之象而得之者文言是也有觀于一爻之象而得之者繫辭中中孚九二爻之類是也不盡爲之辭者舉例也有觀于重卦之象而得之者小象也有通六十四卦而發設卦觀象之旨者繫辭上下傳是也有觀于先後天畫卦之旨上下經序卦之義與夫近取遠求而象其物宜曲暢旁通而發其一義則有說卦序卦雜卦諸篇在焉蓋觀象之法既得則無物非象無象非理皆可以心

悟而得之此方術之家如曆律如養生家不獲術之大小不同而皆可通于易者由有得于觀象之法也曰術安之有得于觀象之法也亦可通于、、道亦曰術有大小理無大小如律之元聲曆之中氣養生家之玄牝黃中虛之義推而極之卽精一之旨也說者謂濂溪太極圖出于養生家正此意也顧經生學士泥其辭而不能通于象弁其原而失之則觀象之法不明又不若術家之能守其法為鍼羊猶存也此易象大旨之所以作也

象原中

或問圖之虛中數也吾子以為卽精一之旨如何曰理氣合一者也虛與一通理氣而言者也虛可以言氣亦

可以言理則太虛之虛與靜虛之虛一也一可以言單亦可以言氣則一理之一與一氣之一非有二也一則不雜不雜則精虛則不滯不滯則神大傳云一闔一闢一陰一陽者一之謂也精而不雜者也又云往來不窮陰陽不測者虛之謂也神而不滯者也聖人恐人未明理氣合一之旨往往於象數之中而指其不泥于象不囿于數者示人不囿于象者虛也不囿于數者一也如云周流六虛六爻皆象也虛其不可象者也大衍之數五十用止四十有九而一不可見可見者用數也一其不用之數也然虛雖無象而三百八十四爻無非虛之象一雖不用而四十九之數無非一之用則其不囿於

象數者固已寓於象數之中矣學者即其可象求其不可象即其可見而心悟其不可見則凡物之可得而象可得而數者莫不有虛與一在焉然後知人心之外無道心人心之虛而一者即道心也氣性之外無德性氣性之虛而一者即德性也虛而一則虛非無物而不失之空一而虛則一非有物而不失之說此伏羲之圖堯舜之十六字所以為千萬世道學之源而繞一之數多方之學知有氣而不知有理者于失之也虛中之旨精一之義夫安有二乎哉

象原下

或問太極一圖舊名心悟圖周子易而為太極何所取

義也曰此從大傳易有太極來大傳所云乃夫子會河圖之理成文雖不為圖圖在其中矣如云易有太極即河圖虛中之象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河圖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數分而為二為四為八之象也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即河圖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之象也然虛中雖不用而兩儀四象八卦無非虛中之用則虛中者乃理之至極而無以加者也故謂之太極而揭其名於兩儀四象八卦之上以明太極之不囿於數又謂兩儀四象八卦皆生於太極則此太極者即兩儀而在兩儀即四象而在四象即八卦而在八卦夫亦不離於數

者也易者交易變易之云也交易云者橫圖一畫分為奇偶奇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以極于三有陽交于陰陰交于陽對待立體之象故謂之交易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洪範曰貞是也變易云者三畫已成八卦已立由此相摩相盪以成六十四卦使占者隨其所值之爻變而通之神而明之以通天下之志決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有陽變為陰陰變為陽流行致用之象故謂之變易所謂變通者趨時者也洪範曰悔是也交易變易無非太極之所為於此見易之中有至極之理而非氣數之謂也此夫子立言之意也雖不為圖圖在其中矣後之觀象者心悟其旨於是規一圓圈而虛其中以象

太極而以陽動陰合象兩儀五行象四象成男成女象八卦萬物化生象六十四卦而各爲之圖以象太極之各具其說似矣然未明理氣合一之旨知夫子之言本於畫而不知夫子立言之意主於理且疑易有太極之有者眞有一物然者既昧其理而又泥於詞則夫子之意不明由是養生家得竊之以自私而以萬物化生爲形化言男女構精而生萬物也以成男成女爲氣化言二氣妙合而成男女也以太極爲神而云易逆數也逆而求之可以成仙遂有積精生氣積氣生神之說而世之貪生者趨之不知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精與氣猶滯於物也物則不通以此言神其神乃形遊八極

之神而非陰陽不測之神矣嗚呼聖人開物成務之具而爲自私用知之術何以盡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哉故周子正名之爲太極而指中正仁義之理示人以明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者其道在此順此而修之則爲君子逆此而悖之則爲小人養生家之說引天下於小人之歸害道之大者也然後夫子太極之旨明而太極圖說所以繼萬世道學之傳也其闢邪衛道之功大矣曰太極足矣復云無極何也曰此命辭之法其造語甚輕先儒視之過重耳蓋徇生者既執而爲有疑若夫子之言有眞爲有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言所謂有太極者乃無所謂極而有至極之理云爾非眞有是極也又曰太

極本無極言陰陽五行雖由太極而生然求其所以爲太極者而不可得則所謂太極本無有極也周子立言之意不過如此晦菴先生以樞紐根柢字比擬之則視之太重而極爲實字似若夫子之言尚爲未瑩必以無極字補之而後明既失夫子言有之旨象山先生又以爲贅辭而欲去之不知周子闢邪衛正之功全在無極二字去此二字則養生家猶得以氣而混理而周子言無之意亦不明矣凡先儒立言各有攸當此章但平心玩之如云易有太極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只如此玩味自明正不必多爲之說以文害辭也

主靜說

天地聖人之道靜而已矣普物無心者天地之靜也順
事無情者聖人之靜也君子之學主靜而已矣曷其主
之無欲是已曷其然之克己是已戒慎恐懼克之之功
也已克則欲無無斯靜矣曰戒慎恐懼有覺乎無覺乎
曰有覺也曰有覺則涉于動矣曷云靜曰動靜者時也
覺者吾心之本體貫動靜而言者也靜而覺焉靜固靜
也動而覺焉動亦靜也無時非覺則無時非靜曰戒懼
慎獨不有分乎曰無分也中庸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人之所不見己之所獨見也人之
所不聞己之所獨聞也不見不聞者獨知之地而戒慎
恐懼者謹獨之功也獨無不謹則用無不和夫是之謂

致中也物無不格夫是之謂致知也學無不博問無不審夫是之謂尊德性也致中也致知也尊德性也其名雖異其功則同故戒懼以慎其獨者遏人欲之萌而爲存天理之功非有二也二之則偏枯矣曰然則專言致中可矣何必復言致和曰要其極則專言寂然不動可矣何必復言感而遂通然非感而遂通則寂然不動于何而驗之立言之法也故致和者致中之驗也格物者致知之驗也道問學者尊德性之驗也猶天地之心於復見之也故曰天地聖人之道靜而已矣君子之學主靜而已矣主靜之功克己而已矣性情非二物中和非二事則致中致和亦無二功由此推之曰精一曰一貫

曰博約忠恕皆一理也是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夫是之謂主靜

或問主靜與守靜何別曰守靜是矯枉之說老子以周末文勝爲守靜之說以矯之此靜字與動字相對以靜爲體以動爲用欲人專於根本處着力故云守主靜是一理自運動靜互根則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一理之運如循環然而吾心未嘗有動未嘗有靜此靜字貫動靜而言動靜之主也周子恐人於境上求之故又自註云無欲故靜明無欲便是靜不當於境上求也主靜是五穀養生之主守靜是藥石療病之方如西方之俗棄禮義蔑人倫頑獷益甚則守靜之

說亦無可施故釋氏之教直欲禁制五欲閉絕六門專於迹上引導之此豈人情所堪若療危急之症不得不爾也學者但識得藥性則二氏之教留備一方亦自有用處但不可用爲養生主耳

大學說贈孔文谷編修

明德親民止至善卽良知良能之全體也道以器寓故雖良知良能童子之所本有亦必假洒掃應對之具以養之養之雖以其具而所以養之者固在全其知能之良不在習其事也養之而久知能已全而無待乎其外卽爲明德親民止至善卽爲大學大學者卽存乎幼小所學之中以習其事而言謂之小學以悟其理而言謂

之大學小學之外無大學小學之熟即大學道器合一離器則無道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一理也何以知洒掃應對之通於性命也洒掃應對雖事而所以洒掃應對者以心由心而洒掃而應對則所以爲之者將以習其心也既出於心既以習其心則良知不蔽處即明德也良能不奪處即親民也明德親民非性命之理而何信乎小學之事即大學之功非有二也若曰學有大小工有精粗小學乃粗淺之迹而非精微之理則心迹有二矣離迹於心則其迹也偽既習於偽豈復有大學之可求本心之可得乎其所謂進於大學云者乃德至此而漸進學自此而漸成如志學以至而立乃自得之妙

以其大於道者言耳世之學者膠滯口耳不知精粗本末合一之功明德親民止至善為不落口耳不涉擬議之地而於小學之外別立大學之法以為某項工課童子所習也通曉其事而已此為小學某項工課大人所習也講明其理而已此為大學而於事心之功一無所求則不惟失小學之旨并所謂大學者而失之矣以此窮理是乃求之事物而不求之本心以此致知是乃習之聞見而不習之本心寧不兩失之哉昔者顏子之論學也自謂求之於事而有高堅前後之疑求之於心始有卓爾之妙豈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乎學之而熟并高堅前後者而忘之即卓爾之境也然則所謂

大學者可知矣此顏子之學所以為見道也曾子之為此書其在唯一貫之後乎忠恕是小學一貫是大學支離者失之固頓悟者失之虛皆非也孔君文谷與予相遇于上谷論及大學屬以予言為信臨別索贈書予說以貽之時嘉靖丙申八月日也

中庸說一

天命之謂性氣質非性也若舜之知淵之仁子路之勇命諸天者也不囿于氣質者也率性之謂道人為非道也若舜文武周 孝孔子之九經率諸性者也不假於人為者也性命于天不囿於氣夫人而皆有是性也道率天性無待於人夫人而皆有是道也而何事於教乎

蓋性雖不囿于氣而不能不寓於氣人之一身氣爲之也性即所命于天之理以主乎是氣者也氣有不齊而理則一理立則氣循之而道得矣理不立則氣無所循而道非其道矣教也者所以立命而修其道者也故聖人之修道初非外性而爲之也不過即其所命于天者而敬以持之戒慎焉恐懼焉不敢少縱其主宰之司焉若此者皆性之所爲而天之所命無少氣質之累以參乎其間者也斯意也動于身則爲敬敬也者所以修其身也學之道也發於口則爲信信也者所以修其辭也問之道也然學可以矜持而得之問可以矯飾而文之若持不行矯飾之言似道而非道者也以此爲教似教

而非教者也似道之道聖人不以爲道也似教之教聖人不以爲教也聖人之所以爲教者其惟戒懼于人之所不覩恐懼于人之所不聞乎不見不聞者一念之萌天人之介人之所不見而已之所獨見人之所不聞而已之所獨聞也于此而戒慎之恐懼之則天命之性皎然明白潛私伏慝無所遁逃當此之時雖未有動之可指而敬之理已具矣雖未有言之可稽而信之理已具矣夫敬于未動之先則所行皆道而勦襲不足以亂之信於未言之先則所言皆道而口說不足以眩之以此推之禮樂而禮樂皆道也有無體無聲者先之也以此達之政刑而政刑皆道也有不賞不怒者先之也此之

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言所問所學莫非尊奉德性為之而不敢自為也蓋即其不見不聞之中而天德王道已全聖人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不外乎此故修道之功至戒慎恐懼而極而慎獨一事乃天道人道之所同歸聖人所修以為教而君子所由以為學者也其在虞廷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氣質之性也道心者天命之性也精一者慎獨之功也天命之性寓于氣質之中有精一之功以持之則雖不言所執而中道允執率性在其中矣以其可信故謂之允執允之云者取必於心莫見莫顯之意也一之云者不二其功必慎於獨之意也云云聖萬賢殊

遂合轍自孔子沒微言絕天命之性不顯而精一之學不傳始有似中庸而非中庸者出焉子思子憂之此中庸之所以作也

或問此說於靜存動察之說得毋相背否曰一念方動人未有知于方動之時而省察之即是于人所不知之地而存養之靜存動察非二事也遏人欲便是存天理克己以復禮無二功也

中庸說二

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宏綱三百節目三千所謂盛矣然皆本發育峻極之理出之發育峻極者天命之性也三千三百者率性之道也道原于性則三千三百皆吾所

性之德無內外無隱顯無體用一原者也學者尊承是性慎之于人所不見不聞之中而嚴之于十目十手所指視之地于凡所問所學無一不由乎此必使視聽言動悉管攝于此禮之中而幾微萌動莫非天命之性為之主宰則廣大高明之體不失而精微之蘊中庸之則萃于此矣良知良能之體不失而日新之德富有之業聚于此矣此之謂修此之謂凝此之謂合內外蓋不離獨知而時出之用已寓于溥博淵泉之中矣由此而在上也則本是德以操制作之權而不敢有驕焉不驕云者既有是德必有是道道從性出于吾無所加也雖欲驕焉而不可也由此而在下也則本是德以守時王之制

而不敢有倍焉不倍云者以吾之德行吾之道性與道
合乎吾無少異也雖欲倍焉而不能也即此觀之則三
千三百之禮孰非發育峻極之實事而為經綸參贊位
育之極功哉世衰道微學者不知天命之性而失道之
原則三千三百乃為煩縟之文強世之具始有假而為
之者又有欲棄而絕之者假而為之是失其性也五伯
功利之術也非所謂不驕者矣棄而絕之是塞其性也
老莊虛無之教也非所謂不倍者矣性可失乎性可塞
乎子思子憂之于是發明天命之性探道教之原而揭
尊德性之功以示人使人知自源而徂流循性以求道
則無是德者必不能安是道而道不可假矣道不可假

而功利之說有所不行矣有是德者必不能外是道而道不可絕矣道不可絕而虛無之說有所不行矣功利之說不行而王道明虛無之說不行而異端熄夫然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得以大明于天下而三千三百之儀至于今不墜者職此由也孟子黜伯功闢邪說而必道性善其意亦由是也孟子之言博而詳子思之言精而約衛道之心一而已矣

或問子于老莊之教闢之如此而有取于守靜之說何也曰他說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于救時之論自是好深得夫子寧固寧儉之意只是不合說摠提仁義絕滅禮樂夫仁義便是性禮樂便是道有是性必有

是道有是仁義必有是禮樂若弁仁義而絕去之則所謂素朴者爲何物耶此是他見道未精處大抵三代而下諸子論道者往往以氣爲性以仁義爲外素朴之說亦指氣而言耳故謂仁義可以棄絕彼若知天命之性則不敢爲此論矣又問五伯假之而夫子何以取其功曰禮樂之道聖人本諸身而出之雖桀紂也廢他不得而况五伯尤知假仁義以文之則比于絕滅之者相去遠矣夫子取之乃愛禮存羊之意

說松貽楊石卿編脩

自根榦以達於枝松之生無可少者然滋長於中則剝落於外至於參天而爲茯苓爲琥珀則故質渾脫木之

氣亦盡矣學者讀聖賢之書以治心養性日積月累而不能擺脫剝落以自振於言語文字之外求其進豈可得哉甲少有志於學亦嘗悉精力以從事於世俗之所好而聰明限量欲進不能竊疑聖人設教將使智愚賢不肖者咸歸于中而予獨自限如此殆不然乎辛卯適楚行長沙之山中見長松千尋其皮膚蹙縮如龍鱗皆委蛻於地因悟聰明才辨世人所重而在我視之則無所可用今欲強其力之所不及以希其無所可用此吾所以自背於聖人也於是息精反己稍自安焉而積習內牽月剝難盡能自脫落者亦寡矣石卿楊君以英邁之年冠制科節義文章動天下而欲華就實刊剝俱盡

嘗扁舟訪予瀘陽與予燕處終日不見其有異也而神明蘊藉未占有孚噫此吾昔日之所疑終身之所求而未得者乎予行未能力方幸親炙以就正焉而君告予以將去且曰吾書屋成矣未有揭者子爲一言予惟舜之居深山顏子之終日不違不越揚居之所志者君試退而與愚夫野人處驗其所謂幾希如愚者而盡心焉則舜顏不遠即本氣俱盡之時矣作說松以贈且自警

原學

聖人之學五經四書是也五經四書所載道德性命之原仁義禮樂之旨皆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不出乎道德性命仁義禮樂則凡誦道德性命之言而能說其意

習仁義禮樂之旨而能修其容者皆可以為聖人也然而今世學者能誦道德性命之言而說其意習仁義禮樂之旨而修其容者為不少矣其皆可以為聖人乎即是而為聖人則疑其有未盡然者舍是而求為聖人聖將安在哉噫是誠所以為聖人也顧聖人之於五經四書也非以能誦是書而遂以成聖也乃得之於心而形諸其口成諸其書者耳苟皆其得之心而形諸口成諸書者不謂聖人在是而可哉然其不以能誦是書而成聖也則夫吾人之所以學聖亦有在於我不專在於書者矣學聖人者不專在書而吾之於五經四書徒煦煦焉說其意修其容以能是陳迹為聖人則於所謂得之

心者不其遠乎不得之心而形之言則凡所謂道德性命仁義禮樂者皆非我有其不爲聖人也果非虛矣豈惟不入於聖將矯誣終身焉雖然由今之學雖未可遽謂聖人然所以卒造聖人而自得乎道德性命仁義禮樂之實者固此學也求在我而已噫是可以讀五經四書也已作原學

讀呂氏春秋淮南子

右二子書皆秦漢閒遊士祖老莊遺意而爲之者也然其辭多剽襲比老莊則淺矣而皆有以自見於後豈非得其所自立歟凡學問之道反觀必明明則通務博必窒窒則塞老莊之學槩以道之大全雖未盡合而皆反

觀約取確有定見此其所自立者也故其精神意氣橫出旁通有所感發述之者皆足以成家而觀之者亦必有所自得而不忍湮沒則此書之傳雖欲已得乎噫世之學者立言示後非不欲傳而無鄙莫說卒不聞有所自立亦無怪其不足感人也已故予深有取于二書以爲務學不知要者之戒

稽德編贈魏及齋兵憲

夫設五采施文章所以章視也然天之明不存焉雖有采色文章莫之覩矣布五音陳六律所以章聽也然天之聰不存焉雖有五音六律莫之聞矣天聰明者不待飾而存不待見而章寓於耳目之中而超於視聽之表

者也治者之所以為治學者之所以為學胥此而已矣聖學不明人各囿於偏見語道術者遺器而言道而不知采色文章五音六律即天之聰明也論政理者遺道而言器而不知天之聰明即采色文章五音六律也若此者不足以言學烏可以言治乎無惑乎秦漢而下治不三代若也朝廷軫念東南之民瀕海之地設為重鎮董以憲臣擇端方博大才敏之士開府其中付之兵刑之任下至錢穀水利之司無所不統當是任者鮮有不鞠躬盡瘁者也然而感化之本不與焉感化之本其天之聰明乎及宗魏公與其伯仲昆季講學於陽明王先生之門潛心乎致良知之說躬體力踐動必求心故其

來而鎮茲土也勸不以賞威不以罰章視不以采色文章天明而已矣龠聽不以五音六律天聰而已矣比及三年薰然大和民之於上若手足心腹之相捉若父兄子弟之相友愛庚戌之冬公始得孫轅門之上府縣之長以至於百司庶民莫不歡欣鼓舞形爲詩歌此果何修而得此哉公之爲治固不離乎耳目之常而有超乎視聽之表者在也夫自府史而上以至於王公其位之崇卑分之親疎不同然其理道之相通一也苟失其道雖尊而王公猶將疾視而咀呪之而況于卑乎苟得其道雖卑而尉尹猶將頌美而尸祝之而況於尊乎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言天機所

勤不可以人爲忝也公之所爲其幾於此矣靖江尹汪君玉以予之辱交於公也請予曰玉無德于民而公愛我殊甚公於玉爲知己玉能默默居衆後乎予曰可哉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固詩人之所以美上者也矧公德足以當之予於汪尹忝一日之長義不可以不文辭遂書所言使錄以獻以稽公之德以成汪子之志

保定守汪君堅字說

字以易名古也有說何居易名之道以重冠禮云爾說則其義顯其理備不惟冠禮之爲重而已也古之君子擇善欲精取善欲博其於盤盂几杖莫不有儆也況於理之備義之顯者乎此字之有說所以相沿而不能廢

也予僚長旌德汪君初命名於厥考曰庭其冠也受字於賓曰于固潛心默識力行有年矣顧字之義猶未有顯也而問説於予予惟凡物之為固者莫如玉與石玉之所在火不能燬也石之所在水不能濡也易以入物者莫如水火而玉與石獨莫之受惟其堅而已矣人之處世其是非榮辱窮達得喪之亂吾心與夫聲色臭味妍媸美惡之亂吾耳目口鼻豈特水火之比而已哉然而古之君子有不以是非榮辱累心不以窮達得喪易慮至如耳目口鼻之好淡如也而聲色臭味妍媸美惡舉無一足以介乎其意者豈其性與人殊耶亦惟執德之堅不異於玉石而已矣君如欲徵予固之義則盍是

說何以加焉劉君嘗任刑曹守正讞平不撓權貴今而出守保定也挾一騎携二童子蕭然官舍之間庶幾易之所謂介于石詩之所謂其人如玉者吾知他日進而瑚璉清廟柱石邦家當不異此道也又豈特姑求其說以自廣而未之有得者耶故予因君請而遂以是為復使有以自考而異日有攷于君者亦以審予說之非妄也

補侯生說項羽辨

漢王四年楚破漢彭城獲太公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使辯士陸賈往說項羽請之不聽侯生謂漢王曰無以為也夫舉大木者呼邪許解搏格者禱禁阨賈誠知詩

書腐儒耳臣請往侯生至楚見項王再拜說之曰臣敢賀大王之得太公也敢弔大王之不歸太公也項王曰君何賀侯生曰大王不聞博乎善博者藏機漢王有巴蜀之饒有諸侯兵之衆不能養諸侯將以輕與大王角爲大王所敗亡其父母妻子使天下歸强於楚歸弱於漢此不善用機者也大王得太公據勝勢故臣以爲賀項王曰若之何弔也侯生曰漢以不善用機故多遺楚獲今楚有機而不能用臣是以爲大王弔也項王曰何故侯生曰大王之不歸太公者豈以父子之情能繫漢王耶臣聞之白刃交前不救流矢先所急也漢王脫身彭城方以死爲恐豈暇顧其親哉漢誠不急太公留之

楚何益且事有不可知者漢近遣陸賈至楚爲太公請大王不聽太公已知無還期有如復棄臣言太公一旦發憤而死雖大王不殺如漢王何大王獨不見日者縞素之師乎漢王一倡而從者五諸侯國士卒六十餘萬人楚雖幸而勝天下至今猶以爲曲無他道之名也今或不幸而亡太公是再遺漢名也漢王爲人不善用強而善用計近大王置太公俎上顧爲嫚詞以激怒大王當是時楚僅不烹耳如烹太公縞素之師復不旋踵矣人命無常大禍不再楚今兵少食盡非昔時比卒然有變擲與漢爭故臣爲大王弔願大王速斷項王默然良久曰誠歸之恐漢輕我侯生曰不然臣固云機貴善用

今太公在楚漢不得不使人求是楚制其機也如大王發一使約漢王中分天下各罷兵吾歸太公漢雖心不可其勢亦不敢不聽漢聽則大王有息兵之仁有全人父子之義天下孰不延頸舉踵以望大王者孰與抱空質而無所歸乎項王喜曰客言甚善無有以是告寡人者遂遣使偕生歸定約于是漢王遣張良至楚約項王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各罷兵歸太公引而東漢封侯生為平國君後卒背盟連信越破楚取天下論曰楚有亡徵雖漢完盟不能救然漢之取楚誠有如侯生云者諺云掩目捕雀微物難欺以生言辯漢事始終得之矣

或問侯生之說何所取而補之曰三代而下王道熄矣秦漢以來英君誼辟其建功立業者皆侯生之所以論漢王者也夫漢王豈真有意于歸太公哉彼常之變假義也太公之請假仁也親義之原泯矣予爲此說亦匪風下泉之意也

四獸說

酒色財氣世謂之四毒有一于此未有不敗者閑居取義四獸以自儆省四獸之中盛氣莫如虎而不能不降伏於嬰兒故釋氏以嬰兒品爲上而老氏亦曰能嬰兒手列四獸而終之以虎歸重於嬰兒示解毒之方也有得於此思過半矣

猩猩

猩猩性靈人爲酒以餌之則怒駡而去既而相謂曰盍試往一嘗乎稍染指則不可解矣彼知酒之爲害而不知染指之不可也知欲之不可近而不能自勝其慾猩猩之染指者也

狐

狐可以惑人而不可以惑犬以媚人人惑之媚犬犬不惑也此無他欲昏之也噫人昏於欲則凡物之可以惑我者豈一端而已乎而其不得與犬比者不既多乎深長思之當必有惕然者

麝

麝臍香于臍人逐之則剔臍出香而走知香之爲害也功名富貴聲色貨利之結于人身有不爲人害者乎高牛駟馬帶傾覆從古已然而人莫知省所異于麝者何也

虎

虎食人而不食嬰兒孩提之童不能操挺刃以懼虎亦未有知力可以禦身而虎莫能傷者其神全也凡遇物而先動其心皆神失其守者也惡得不爲物所傷乎故守道者能如嬰兒則物莫能傷矣

鄉愿論

昔者孔子論道則取有恒論治則小管仲之器未管仲之功有恒者未必能爲也聖人顧不取彼而取此者何

歟蓋古人之身以心爲主心正而後百行可立彼有恒者真心不失可以進於聖人君子之域乃天德王道之基也管氏竊聖人之仁義以濟其私棄其本心而假借於外其去有恒遠矣此孔子所以小之也夫自有書契以來至堯而始有允執厥中之傳執中者心法也至舜而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illegible]惟精惟一之三言又申之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之兩言而心法始備矣精者精此心也精則純純[illegible]雜不雜則一一者一此道也道心微妙[illegible]則雖一無所執而無所不執是之謂中是之謂允執故[illegible]一者執中之功也中道本[illegible]則稽之於古而與古人之心一詢之于人而與今人心一

心一吾心即古今之人之心一而後精一可信中道可
行則勿聽勿庸之二言者又執中之防也聖人既察其
功又嚴其防則邪說無所容中道得明于天下此堯舜
之道所以至今不廢也夫何三代而下乃有鄉愿者竊
堯舜之似以亂其真其忠信堯舜之忠信也然非有忠
信之心也竊忠信之似而已其廉潔堯舜之廉潔也然
非有廉潔之心也竊廉潔之似而已竊其似以自居而
至于無可非無可刺竊其似以施諸人而能同流合汚
以遁乎人情愈非愈似愈似愈非則精一之功不復可
施聖人之心法泯矣猶且自以爲是而曰何必慕古也
是無稽也以媚世爲心而曰何必踽踽凉凉也是弗詢

也無疑　弗詢是庸又舉堯舜所以爲害道之防者
而廢之則真心隔絕中道不明將使天下之人何所依
據以入聖人之域哉孔子所以惡之而謂之賊也賊者
害人者也害人有大小則穿窬之盜與殺人之盜不同
害道亦有大小則色厲內荏與鄉愿亦不同孔子以色
厲內荏是心猶存者爲穿窬以肆行無忌失其本心如
鄉愿者爲賊誅心以定罪也于少正卯而以罪鄉愿之
非罪之餘罪以正法也彼少正卯者言行學術皆非與
僞而能以其堅辯潤博之私耶　十曾國謂非鄉愿之流
故此義行而後堯舜之道明堯舜之道明而後爲治者
不得以五伯之道亂治功々　學者不得以鄉愿之道亂

學術至于今皆孔子之功也孟子學孔子者也闢楊墨而無父無君之說不得行闢告子陳仲子莫之流而外義亂倫執一者不得作其亦孔子惡鄉愿之意歟然則堯舜之道所賴以不墜者不惟孔子亦孟子之功也噫循孔孟之言以泝精一之傳則凡學而不根諸心者皆非堯舜之道也獨鄉愿乎口耳其學者竊博文之名助襲其學者竊集義之名不能誠身而以講說之明者爲明善不能朞月守而以摹擬之近似者爲能擇乎中庸岐知行爲兩途分尊德性與道問學爲二事若是而從之是驅天下而納之鄉愿之術也噫猶幸有孔孟之說在也是爲論